

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| 丛书主编 冯道如
传承文学传统，再塑文学精神

茨威格 等著

Stefan Zweig

A M a r r i a g e a t L y o n

里昂的婚礼

奇迹之花粲然绽放

[奥地利] 茨威格 等著 殷世钊 等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| 丛书主编 冯道如
传承文学传统，再塑文学精神

[奥地利] 茨威格 等著
Stefan Zweig

A M a r r i a g e a t L y o n

里昂的婚礼

殷世钊 等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里昂的婚礼 / (奥) 茨威格等著; 殷世钊等译. —
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(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. 第2辑)

ISBN 978-7-5399-7022-6

I. ①里… II. ①茨… ②殷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4298 号



书 名 里昂的婚礼

著 者 (奥) 茨威格 等

译 者 殷世钊 等

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3.5

字 数 15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022-6
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 | *Contents*

电视有点用,但是不大 001

[美] 约翰·麦克纳尔蒂

石 城 译

小偷卢卡 007

[意] 马西莫·邦滕佩利

陆靖沂 译

七个铜板 015

[匈] 莫里兹

王海颖 译

乡村骑士 023

[意] 乔万尼·维尔加

陆靖沂 译

白毛狗	033
[俄] 费奥多尔·库兹米奇·索洛古勃	
史思谦 译	
高濑舟	043
[日] 森鸥外	
张雨晗 译	
橘 子	053
[日] 芥川龙之介	
徐晓淑 译	
新冰岛	059
[冰岛] 哈尔多·拉克斯内斯	
赵 莹 译	

黑面纱

069

[英] 狄更斯

吴俐蓉 译

里昂的婚礼

081

[奥] 茨威格

殷世钊 译

普克平地被放逐的人们

093

[美] 布勒特·哈特

陈 茜 译

奇女子

107

[俄] 柯罗连科

刘思艺 译

俄罗斯性格	129
〔俄〕阿·托尔斯泰	
刘思艺 译	
绣着公鸡的毛巾	141
〔俄〕布尔加科夫	
刘思艺 译	
一片浮云	157
〔爱尔兰〕詹姆斯·乔伊斯	
于沁然 译	
这一夜	173
〔乌克兰〕肖洛姆·阿莱汉姆	
张明彬 译	

布博纳的两个朋友

193

[法] 狄德罗

邹晓菁 译

电视有点用，但是不大

[美] 约翰·麦克纳尔蒂

石 城 译

我打车从七十二街去往四十四街和第五大道的交叉路口。车里不太通风，所以我摇动窗口的手柄，把窗户打开一点。

“你打开吧。”出租车司机说道，“要是你没意见的话，我想把这扇窗户关上。”

“好的。你请便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这两扇窗户全打开会串风，风会吹到我头上。”他解释道，“这个时候我本应该呆在家里，因为我感冒了。”

“感冒的时候确实应该这样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其实最好是去睡觉。”他接过话茬，继续说道，“只是对我而言，倒不如呆在车上更让人舒坦。在家太孤单，因为我妻子不在了。”

“哦？太不幸了。她是最近去世的吗？”我问道，“我的意思是，她什么时候过世的。”

“都快一年了。”他告诉我说。

我们的车一路沿着七十二街行驶。在快到第五大道，还没到的时候，交通就十分拥堵了。

一些出租车司机很善于闲谈，但这位并不是。尽管从开始到

现在，我们一路聊了过来，不过他话不多，就像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那样，自然而然地闲聊几句，并不让人反感。

“我给自己买了台电视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就想找点东西做个伴。在这点上，电视有点用，但是不大。”

“你们没有孩子吗？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“没有。一直都没有。”他感叹道，“我们没有孩子，甚至也没有姻亲。我们是从外地来的，转眼间，在这儿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，日子过得还算凑合。这虽说不上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，但我们一直都很努力地打拼着。二十年啊，说来也挺久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我也感叹道。

“就像我买了台电视，我可以培养自己看电视的习惯，这很简单，比如拳击比赛或是牛仔电影之类的。但是节目早晚要结束，不是吗？不管什么节目、什么比赛，迟早都有播完的时候。”

“是的，我懂你的意思。都会结束的。”

“是啊！节目播完了，又会剩下我独自一个。”他说，“然后我又得孤独下来。我会去冰箱取罐啤酒，可是这孤独的滋味……你知道吗？你觉得如果我有孩子，一切还会这么难受吗？即便他们将来有一天也会去到外地。”

“这个我没有体会，因为我也没有孩子。”我回答他说。

“他们说，如果你有孩子的话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”他说，“即便你的妻子不在了。他们都这么认为。”

“很多人都会这么想。但我对此没有什么体会。”我回答道，“她是突然去世的吗？”

“她病了有两个礼拜左右吧！”他对我说，“可是我越想起这件事，就越是觉得她是病了很久。但医生却不这么认为。她不愿意去看病，最后，还是我请来了医生。我必须去找他，跟他说明情况。你看，我跟他说，如果你来了，她会生气的。我还告诉

他，她是因为没有看到你，所以才排斥你。我对他说，如果她看上去很生气，请不要介意，她不是在针对你。后来，一切全结束了。医生告诉我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妻子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，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。”

“太遗憾了！”我说。

“问题在我，是我一直在犹豫。”他说，“如果我更坚决一点，早点逼她去看病，结果会好点吗？你觉得这该怨我吗？就是类似的原因，让我得了这破感冒，我才没有在家呆着。如果在家里，我会一直想着，当时如果我强迫她去看病，不会因为她的吵闹和唠叨而犹豫，也许我们现在还能在一起，就像从前那样。每天我一回到家里，就能吃晚饭，然后我帮忙刷碗。接着我们都坐下来，打开两罐啤酒，听听收音机。你觉得呢？”

“嗯……怎么说呢，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。”我对他说。这倒不是因为我想应付那位司机的问题，而是缘于我不想突然介入另一个人的生活。事实上，我并不了解他。

“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”他看着我说，“没关系，我能感觉到，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说开了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就像我刚才告诉你的那样，我没有姻亲，也没有孩子，我知道我可以和谁聊一聊。但要命的是，修车厂那边的几个人甚至比我还笨。他们都懂些什么呢！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？”

“我很理解。”我说。

“比如说吧，事实上，我可以立马再婚。”他说，“但那些人却告诉我说，别去充冤大头。别去充冤大头，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嗯。干脆全告诉你吧。”他说，“我可以娶一个姑娘结婚。你觉得我看上去有四十八岁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回答道，“我几乎没怎么看你，只是上了这辆出

租车。从刚才到现在，除了这辆出租车，别的什么我都没看到。”

“我想我看上去的确有四十八岁。”他继续说道，“嗯，这个姑娘也有三十一岁了，带着个小孩。我是在朋友家里认识她的，那天我的朋友请我去吃圣诞晚餐。他说，他不忍心看我在妻子去世以后，每年在小餐馆里独自吃圣诞晚餐。”

“那个带着小孩的姑娘是因为离婚了，还是别的原因？”

“都不是。”他说，“事实上她曾参加过陆军妇女队。你知道，在战争期间是有很多女兵的，我们管她们叫陆军妇女队。她和她当时的丈夫结婚了，然后才过了三个月，那人就撇下她不在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她生了个小孩，事情就是这样。她是个蛮不错的女人，小了十七岁。我是说她比我小了十七岁。我刚刚告诉你我已经四十八了，不是吗？嗯，这个姑娘，或者我应该称她为女人，她今年三十一，有个小孩。三十一，四十八，相差十七岁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修车厂的人认为我们的年龄相差太大，况且她还带着个孩子。”他接着说道，“可他们不理解我有多喜欢那个孩子，你能明白吗？我给那个孩子买过几样玩具，你要是知道那个姑娘有多感激我给她的孩子买玩具就好了。你不要认为她是个交际花，其实她为人很好的。她现在正跟她的妈妈住在一起，能找到工作，她就去工作了。”

“我觉得她一定是个非常不错的女人。”我说道。

“你说得太对了！”他说道，“我这话只告诉你，其实，她曾向我求过婚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老实说，根本不是性的因素，那方面不是最重要的。修车厂那边的家伙们老是就这个问题说个没完，但我根本不在乎他们说什么。我是想……嗯，我想把她留在我身边，还有她的孩子。我很喜欢那个小孩子，他年纪还很

小，不过可以看电视了。就像我说的，电视能帮我感到不那么孤单，但电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他又看了看我，“你可不可以帮我参谋参谋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们过了这个交通灯就快到四十四街了。”

“好啊！你想问哪方面的？”我说道。

“别理会汽车修理厂的那些人。你觉得我们可以结婚吗？结了婚，生活会不会更加圆满？”

“你这问题问得有些突然啊！”我回答道。其实那是我故意拖延时间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不是说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做，可是现在，你对我的情况已经一清二楚了，对吧？”

“嗯。我想我很理解你的遭遇。”

“好吧。那你有什么看法呢？”

“那行，既然你这么问我，”说着，我深深吸了口气，“去结婚吧，别想那么多。尽管我并不十分了解你的情况，但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”

“是的！太好了！”他大声喊道。在我们迅速熟悉彼此的过程中，这是他第一次大声说话。“全都解决了！只要有人对我说声‘去做吧’，就像轻轻推了我一把，我就立刻要这样做！太他妈孤独了，而且我又这么喜欢小孩子。我这不是和你开玩笑。四十四街到了。你是想在这个街角还是在路的那一边下？”

“这个街角就可以。”我回答说。下了车后，我又回头大声对他喊道：“祝你幸福！”

“多谢！老兄！”他神情激动，微笑着向我表示感谢。我想，现在他一定会立马付诸行动，结婚。

我大概不会和他重逢了，我甚至没有留意那个照片框里司机的名字。可是，我希望他们能够生活得幸福美满。

小偷卢卡

[意] 马西莫·邦滕佩利

陆靖沂 译

在一个月黑风高、疏星缀空的夜晚，月亮从厚厚的云层中露出了四分之一的脸，小偷卢卡借着这洒下来的朦朦胧胧的光线，蹑手蹑脚地从屋顶上的天窗爬进了屋。在这大好时机下，他将钱财大肆收入囊中，身上满载着战利品，心满意足地准备逃之夭夭。离开的时候，他抬起头，目光凝聚在头顶上方的一片空旷寂寥的天空中，随后又朝屋顶四周环视一圈。屋宇之上，天空之下，他处在这绝无仅有无限接近宇宙的空间里，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沉寂在一片虚无中。

天窗开在屋檐到屋脊之间那片斜铺的瓦片丛中，当卢卡爬到接近天窗顶部时，他从里面向外望去，看到天空被窗口切割成狭长的一线。随后他将头探出窗口，环顾周围的景象。眼前，空洞的天空仿佛被铺展在一个望不见边际的斜面上，一直延伸到屋檐那头，然后被耸立的烟囱拦截住，斜面底部那华美别致的屋檐被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天空的幕布中。

他看着屋顶，心情愈加平静舒坦。爬上屋顶，他可以像只猫一样在屋顶上无声无息地走动。此刻，他脑海中浮现出他的同行

们正对着他得意扬扬地展示出来的战利品——饰物、丝绸以及银器惊叹不已的情景，或许他们的头头也会对他大加赞赏。

在他的同行中，还没有人一次就偷盗到过如此丰厚的钱财。他的腰部有点酸胀，他的内心却平静如水。此刻他已无所畏惧，鼓鼓囊囊的一包赃物稳妥地躺在他的背上。他坐在屋顶的瓦片上，一只胳膊支撑在天窗边的墙壁上，陶醉于这五分钟的怡然自得。

小偷卢卡，他有精确计时的本事，他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手表。过了五分钟后，卢卡把胳膊从墙壁上抬起，摸了摸束紧的包裹，一只手撑在身下，准备借助这股力量站起来。然而当他顺着屋顶朝下看时，不由得一愣，然后一阵惊恐感朝他浑身上下席卷而来。

卢卡透过屋顶朝下望去，只见一片漆黑中，冒出一个硕大的脑袋，两只乌黑发亮的眼睛发射出凌厉的目光，目光穿过阴影逼向卢卡。突然，那个男人双脚一蹬，跳上了屋顶，手臂上架着一杆枪，枪口直直地瞄准了卢卡。他像发号施令般一声令下，粗破的嗓音划破了夜空下的宁静：“把手举起来！”小偷卢卡颤抖着举起双臂。“不许动！”男人又追加了一句。虽然他并没有大声吼叫，但从他嘴里迸出的字字句句却炸开了卢卡周围的空气，然后如锋利的剑一般刺穿卢卡的耳膜。卢卡听到自己此时怦怦的心跳声，就像有什么东西剧烈地震碎了他的心脏似的。他把一只手放低一点来捂住胸口，试图让自己内心镇静下来。卢卡定了定神，终于认出了眼前这个人——他正是当地以雷厉风行、机智勇猛而闻名的一名警官。

他们相互对视了约十秒的时间，那名警察死死盯着卢卡，而卢卡也双膝跪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警察，双手不时地几近要垂下来，但他又迅速使劲抬高胳膊。